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2·

凌濛初 著



知识出版社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 2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 二 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8
第 三 卷	
权学上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3
第 四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63
第 五 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89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08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27
第 八 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43
第 九 卷	
莽儿郎惊散亲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	159

第 十 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82

第 十 一 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99

第 十 二 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19

第 十 三 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232

第 十 四 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镢…………… 247

第 十 五 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70

第 十 六 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91

第 十 七 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305

第 十 八 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33

第 十 九 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49

第 二 十 卷

贾廉访赈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64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79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402

第二十三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423

第二十四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39

第二十五卷

憎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453

第二十六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468

第二十七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82

第二十八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497

第二十九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12

第三十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27

第三十一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540

第三十二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555

第三十三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569

第三十四卷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90

第三十五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605

第三十六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623

第三十七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638

第三十八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655

第三十九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681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词云：

疏眉秀盼，向春风、还是宣和装束。贵气盈盈姿态巧，举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横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日日荣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这一首词，名唤《念奴娇》，乃是宋朝使臣张孝纯在粘罕席上有所见之作。当时靖康之变，徽钦被掳，不知多少帝女王孙，被犬羊之类群驱北去，正是“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时节。到得那里，谁管你是金枝玉叶？多被磨灭得可怜。有些颜色技艺的，才有豪门大家收做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余驱来逐去，如同犬彘^①一般。张孝纯奉使到彼云中府，在大将粘罕席上，见个吹笛劝酒的女子，是南方声音，私下偷问他，乃是秦王的公主，粘罕取以为婢。说罢，呜咽流涕。孝纯不胜伤感，故赋此词。

后来金人将钦宗迁往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顺州地方，驻宿在馆驿之中。时逢七夕佳节，金虏家规制，是日官府在驿中排设酒肆，任从人沽酒会饮。钦宗自在内室坐下，闲看外边喧

闹。只见一个鞦婆，领了几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这些饮酒的座头边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劝着座客。座客吃罢，各赏些钱钞，或是酒食之类。众女子得了，就去纳在鞦婆处。鞦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讨得少的。这个鞦婆想就是中华老鸨儿一般。

少间，驿官叫一个皂衣吏典，赍了酒食来送钦宗。其时钦宗只是软巾长衣，秀才打扮。那鞦婆也不晓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到室内来伏侍。女子看见是南边官人，心里先自凄惨，呜呜咽咽，吹不成曲。钦宗对女子道：“我是你的乡人。你东京是谁家女子？”那女子向外边看了又看，不敢一时就说。直等那鞦婆站得远了，方说道：“我乃百王宫魏王孙女，先嫁钦慈太后侄孙。京城既破，被贼人掳到此地，卖给粘罕府中做婢。后来主母嫉妒，终日打骂，转卖与这个胡妇。领了一同众多女子，在此日夜求讨酒钱食物。各有限数，讨来不够，就要痛打。不知何时是了。官人也是东京人，想也是被掳来的了。”钦宗听罢，不好回言，只是暗暗落泪，目不忍视，好好打发了他出去。这个女子便是张孝纯席上所遇的那一个。词中说“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后，徽宗时改封魏王，魏王即秦王也。真个是凤子龙孙，遭着不幸，流落到这个地位，岂不可怜！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时节，连皇帝也顾不得自家身子，这样事体，不在话下。

还有个清平世界世代为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堕落了。若不是几个好人相逢，怎能够拔得个身子出来？所以说：

红颜自古多薄命，若落娼流更可怜。

但使逢人提掇起，淤泥原会长青莲。

话说宋时饶州德兴县有个官人董宾卿，字仲臣。夫人是

同县祝氏。绍兴初年，官拜四川汉州太守，全家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几时，死在官上了。一家老小人口又多，路程又远，宦囊又薄，算计一时间归来不得。只得就在那边寻了房子，权且住下。

仲臣长子元广，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荫在身，未及调官，今且守孝在汉州。三年服满，正要别了母亲兄弟，挈了家小，赴阙听调。待补官之后，看地方如何，再来商量搬取全家。不料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死，遗有一女。元广就在汉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继室，带了妻女，同到临安补官，得了房州竹山县令。地方窄小，又且路远，也不能够去四川接家属，只同妻女在衙中。过了三年考满，又要进京。

当时挈家东下。且喜竹山到临安虽是路长，却自长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同行驻泊一船，也是一个官人在内，是四川人，姓吕，人多称他为吕使君，也是到临安公干的。这个官人年少风流，模样俊俏。虽然是个官人，还像个子弟一般。栖泊相并，两边彼此动问。吕使君晓得董家之船，是旧汉州太守的儿子在内。他正是往年治下旧民，过来相拜。董元广说起亲属尚在汉州居住，又兼继室也是汉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谊。大家道是在此联舟相遇，实为有缘，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长途寂寞，巴不得寻些根绊^②，图个往来。况且同是衣冠中体面相等，往来更便。因此两家不是你到我船中，就是找到你船中，或是饮酒，或是下棋，或是闲话。真个是无日不会，就是骨肉相与，不过如此。这也是官员们出外的常事。不想董家船上却动火了一个人，你道是那个？正是那竹山知县的晚孀人。原来董元广这个继室不是头婚，先前曾嫁过一个武官。只因他丰姿妖艳，情性淫荡。武官十分宠爱^③，

尽力奉承，日夜不歇，淘虚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里熬得？待要嫁人，那边厢人闻得他妖淫之名，没人敢揽头④。故此肯嫁与外方，才嫁这个董元广。怎当得元广稟性怯弱，一发不济，再不能畅他的意。他欲心如火，无可煞渴之处。因见这吕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动火起来。况且同是四川人，乡音惯熟，倒比丈夫不同。但是到船中来，里头添茶暖酒，十分亲热。又抛声调噪，要他晓得。

那吕使君乖巧之人，颇解其意。只碍着是同袍间，一时也下不得手。谁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是露全身，眉来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进来。日间眼里火了，没处泄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不住的要干事。弄得元广一丝两气，支持不过，疾病上了身子。吕使君越来越候问殷勤，晓夜无间。趁此就与董孺人眉目送情，两下做光⑤，已此有好几分了。舟到临安，董元广病不能起。吕使君吩咐自己船上道：“董爷是我通家，既然病在船上，上去不得，连我行李也不必发上岸，只在船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事，抬进城去勾当了。”过了两日，董元广毕竟死了。吕使君出身替他经纪丧事。凡有相交来吊的，只说：“通家情重，应得代劳。”来往的人尽多赞叹他高义出人，今时罕有！那晓得他自有一副肚肠藏在里头，不与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假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吕使君与董孺人计议道：“饶州家乡又远，蜀中信息难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临安权且择地安葬。他年亲丁集会了，别作道理。”商量已定，也都是吕使君摆拨。一面将棺柩厝顿⑥。

停当，事体已完。孺人率领元广前妻遗女，出来拜谢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人周全料理，贱妾莪莪^①母子，怎能够亡夫入土，真乃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弃，通家往来，正要久远相处。岂知一旦弃撇，客途无人料理。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称谢！只是殡事既毕，而今孺人还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尽在川中，妾身也是川中人，此间并无亲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迢递，莪莪母子，无可倚靠，寸步难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忧虑，下官公事勾当一完，也要即回川中，便当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弃，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提挈，还乡有日，寸心感激，岂敢忘报！”使君带着笑，丢个眼色道：“只看孺人报法何如？”两人之言，各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只官船，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咽干唾而已。有一只《商调·错葫芦》，单道这难过的光景：

两情人各一舟，总春心不自由，只落得双飞蝴蝶梦庄周。活冤家犹然不罢头，又不知几时消受？抵多少眼穿肠断为牵牛。

却说那吕使君只为要营勾^②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撺干起了，一面支持幼身。两只船厮帮着，一路而行，前前后后，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个码头上，董孺人整备着一席酒，以谢孝为名，单请着吕使君。吕使君闻召，千欢万喜，打扮得十分俏倬^③，趋过船来。孺人笑容可掬，迎进舱里，口口称谢。三杯茶罢，安了席，东西对坐了。小女儿在孺人肩下打横坐着。那女儿只得十来岁，未知什么头脑？见父亲在时往来的，

只说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⑩的人，见他们说的多是一口乡谈，又见日逐往来甚密，无非是关着至亲的勾当，那管其中就里。谁晓得借酒为名，正好两下做光的时节。正是：

茶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两人饮酒中间，言来语去，眉目送情，又不须用着马泊六^⑪，竟是自家靛面打话，有什么不成的事？只是耳目众多，也要遮饰些个。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别。使君道：“匆匆别去，孺人晚间寂寞，如何消遣？”孺人会意，答道：“只好独自个推窗看月耳。”使君晓得意思许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独睡不稳，也待要开窗玩月，不可辜负此清光也。”你看两人之言，尽多有意。一个说“开窗”，一个说“推窗”，分明约定晚间窗内走过相会了。

使君到了自家船上，叫心腹家童吩咐船上：“要两船相并帮着，官舱相对，可以照管。”船上水手听依吩咐，即把两船紧紧贴着住了。人静之后，使君悄悄^⑫起身，把自己船舱里窗轻推开来。看那对船时节，舱里小窗虚掩。使君在对窗咳嗽一声，那边把两扇小窗一齐开了。月光之中，露出身面，正是孺人独自个在那里。使君忙忙跳过船来，这里孺人也不躲闪。两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舱中床上干那活儿去了。

一个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补空；一个独居的宋玉，专待邻女成双。一个是不系之舟，随人牵挽；一个如中流之楫，惟我荡摇。沙边鸿鹳好同眠，水底鸳鸯堪比乐。

云雨既毕，使君道：“在下与孺人无意相逢，岂知得谐夙愿，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瞥见君子，已使妾不胜动

念。后来亡夫遭变，多感周全。女流之辈，无可别报，今日报以此身。愿勿以妾自献为嫌，他日相弃，使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弃，且自欢娱，不必多虑。”自此朝隐而出，暮隐而入，日以为常。虽外边有人知道，也不顾了。

一日正欢乐间，使君忽然长叹道：“目下幸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尚远，还有几时。若一到彼地，你自有家，我自育室，岂能常有此乐哉！”孺人道：“不是这样说。妾夫既身亡，又无儿女。若到汉州，或恐亲属拘碍。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从君，不到那董家去了。谁人禁得我来？”使君闻言，不胜欣幸道：“若得如此，足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郫县，自有田宅庄房，尽可居住。那是此间去的便道。到得那里，我接你上去住了，打发了这两只船。董家人愿随的，就等他随你住了。不愿的，听他到汉州去，或各自散去。汉州又远，料那边多是孤寡之人，谁管得到这里的事？倘有人说说话，只说你遭丧在途，我已礼聘为外室了，却也无奈我何！”孺人道：“这个才是长远计较。只是我身边还有这小妮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这个却无去处，也是一累。”使君道：“这个一发不打紧，目下还小，且留在身边养着。日后有人访着，还了他去。没人来访，等长大了，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何足为碍？”两人一路商量的停停当当。

到了郫县，果然两船上东西，尽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县令，所有宦资连妻女，多属之他人。随来的家人也尽有不平的，却见主母已随顺了，吕使君又是个官宦，谁人敢与他争得？只有气不服，不情愿的，当下四散而去。吕使君虽然得了这一手便宜，也被这一下去的人各处把这事播扬开了。但是闻得的，与旧时称赞他高谊的，尽多讥他没行

止，鄙薄其人。至于董家关亲的，见说着这话，一发切齿痛恨，自不必说了。

董家关亲的，莫如祝氏最切，他两世嫁与董家。有好些出仕的在外，尽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称。有一个祝次騫，在朝为官，他正是董元广的妻兄。想着董氏一家飘零四散，元广妻女被人占据，亦且不知去向，日夜系心。其时乡中王恭肃公到四川做制使，找他在所属地方访寻。道里^⑬辽阔，谁知下落？乾道初年，祝次騫任嘉州太守，就除利州路运使。那吕使君正补着嘉州之缺，该来与祝次騫交代。吕使君晓得次騫是董家前妻之族，他干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胆气见他？迁延稽留，不敢前来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吕使君是禽兽一等人，心里巴不得不见他。趁他未来，把印绶解卸，交与僚官，权时收着，竟自去了。吕使君到得任时，也就有人寻他别是非，弹上一本，朝廷震怒，狼狈而去。

祝次騫任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访得甥女儿的消息，心中常时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愿，天意必然生出巧来。直到乾道丙戌年间，次騫之子祝东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总干之职。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干，道经绵州，绵州太守吴仲广出来迎着，置酒相款。仲广原是待制学士出身，极是风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开宴，凡是应得承直的娼优，无一不集。东老坐间，看见户椽旁边立着一个妓女，姿态恬雅，宛然闺阁中人，绝无一点轻狂之度。东老注目不瞬，看够多时。却好队中行首到面前来斟酒。东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户椽旁边的妓女问道：“这个人是谁？”行首笑道：“官人喜他么？”东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些与你们不同处，心下疑怪，故此问你。”行首道：“他叫得薛倩。”东老正

要细问，吴太守走出席来，斟着巨觥来劝。东老只得住了话头，接着太守手中之酒，放下席间，却推辞道：“贱量实不能饮，只可小杯适兴。”太守看见行首正在旁边，就指着巨觥吩咐道：“你可在此奉着总干，是必要总干饮干。不然就要罚你。”行首笑道：“不须罚小的。若要总干多饮，只叫薛倩来奉，自然毫不推辞。”吴太守也笑道：“说得古怪，想是总干曾与他相识么？”东老道：“震亨从来不曾到大府这里，何由得与此辈相接？”太守反问行首道：“这等，你为何这般说？”行首道：“适间总干殷殷问及，好生垂惜于他。”东老道：“适才邂逅之间，见他标格如野鹤在鸡群。据下官看起来，不像是个中之人，心里疑惑，所以在此询问他为首的，岂关有甚别意来？”太守道：“既然如此，只叫薛倩侍在总干席旁，劝酒罢了。”行首领命，就唤将薛倩来侍着。

东老正要问他来历，恰中下怀。命取一个小杌子，赐他坐了。低问道：“我看你定然不是风尘中人，为何在此？”薛倩不敢答应，只叹口气，把闲话支吾过去。东老越越疑心。过会又问道：“你可实对我说。”薛倩只是不开口，要说又住了。东老道：“直说不妨。”薛倩道：“说也无干，落得羞人。”东老道：“你尽说与我知，焉知无益？”薛倩道：“尊官盘问不过，不敢不说，其实说来可羞。我本好人家儿女，祖、父俱曾做官。所遭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业债所欠，今世偿还，说他怎的！”东老惻然动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汉州知州、竹山知县么？”薛倩大惊，哭将起来道：“官人如何得知？”东老道：“果若是，汝母当姓祝了。”薛倩道：“后来的继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东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闻你与继母流落于外，寻觅多年，竟无消息。不

期邂逅于此。却为何失身妓籍？可备与我说。”薛倩道：“自从父亲亡后，即有吕使君来照管丧事，与同继母一路归川。岂知得到川中，经过他家门首，竟自尽室占为己有。继母与我，多随他居住多年。那年坏官回家，郁郁不快，一病而亡。连继母无所倚靠，便将我出卖，得了薛妈七十千钱，遂入妓籍。今已是一年多了。追想父亲亡时，年纪虽小，犹在目前，岂知流落羞辱，到了这个地位！”言毕，失声大哭。东老不觉也哭将起来。初时说话低微，众人见他交头接耳，尽见道无非是些调情肉麻之态，那里管他就里。直见两人多哭做一堆，方小一座惊骇，尽来诘问。东老道：“此话甚长，不是今日立谈可尽，况且还要费好些周折，改日当与守公细说罢了。”太守也有些疑心，不好再问。酒罢各散，东老自向公馆中歇宿去了。

薛倩到得家里，把席间事体对薛妈说道：“总干官府是我亲眷。今日说起，已自认帐。明日可到他寓馆一见，必有出格赏赐。”薛妈千欢万喜。到了第二日，薛妈率领了薛倩，来到总干馆舍前求见。祝东老见说，即叫放他母子进来。正要与他细话，只见报说太守吴仲广也来了。东老笑对薛倩道：“来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太守下得轿，薛倩走过去先叩了头。太守笑道：“昨日哭得不够，今日又来补么？”东老道：“正要见守公，说昨日哭的缘故。此子之父董元广，乃竹山知县。祖父仲臣，是汉州太守，两世衣冠之后。只因祖死汉州，父又死于都下。妻女随在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位。乞求守公急为除去乐籍。”太守惻然道：“原来如此。除籍在下官所司，甚为易事。但除籍之后，此女毕竟如何？若明公有意，当为效劳。”东老道：“不是这话。此女之母即是下官之姑，下官正与此女为嫡表兄妹。今既相遇，必须择个

良人嫁与他，以了其终身。但下官尚有公事须去，一时未得便有这样凑巧的。愚意欲将此女暂托之尊夫人处，安顿几时。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馈遗路赈之物，悉将来为此女的嫁资。慢慢拣选一个佳婿与他，也完我做亲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义事，岂可让公一人做尽了？我也当出二十万钱为助。”东老道：“守公如此高义，此女不幸中大幸矣。”当下吩咐薛倩，随着吴太守到衙中妈妈处住着，等我来时再处。太守带着自去。东老叫薛妈过来，先赏了他十千钱，说道：“薛倩身价在我身上，加利还你。”薛妈见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违？只得凄凄凉凉自去了。东老一面往成都进发。不题。

且说吴太守带着薛倩到衙里来，叫他见过了夫人，说了这些缘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应允了。吴太守在衙里，仔细把薛倩举动看了多时，见他仍是满面忧愁，不歇地叹气。心里忖道：“他是好人家儿女，一向堕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收在官衙，他日打点嫁人，已提挈在好处了，为何还如此不快？他心中毕竟还有掉不下的事。”教夫人缓缓盘问他备细。薛倩初时不肯说，吴太守对他道：“不拘有什么心事，只管明白说来，我就与你做主。”薛倩方才说道：“官人再三盘问，不敢不说，说来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说来，看是如何？”薛倩道：“贱妾心中，实是有一个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什么人？”薛倩道：“妾身虽在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未尝倾心交往。只有一个书生，年方弱冠，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来，彼此相爱。他也晓得妾身出于良家，深加怜悯，越觉情浓，但是入城，必来相叙。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